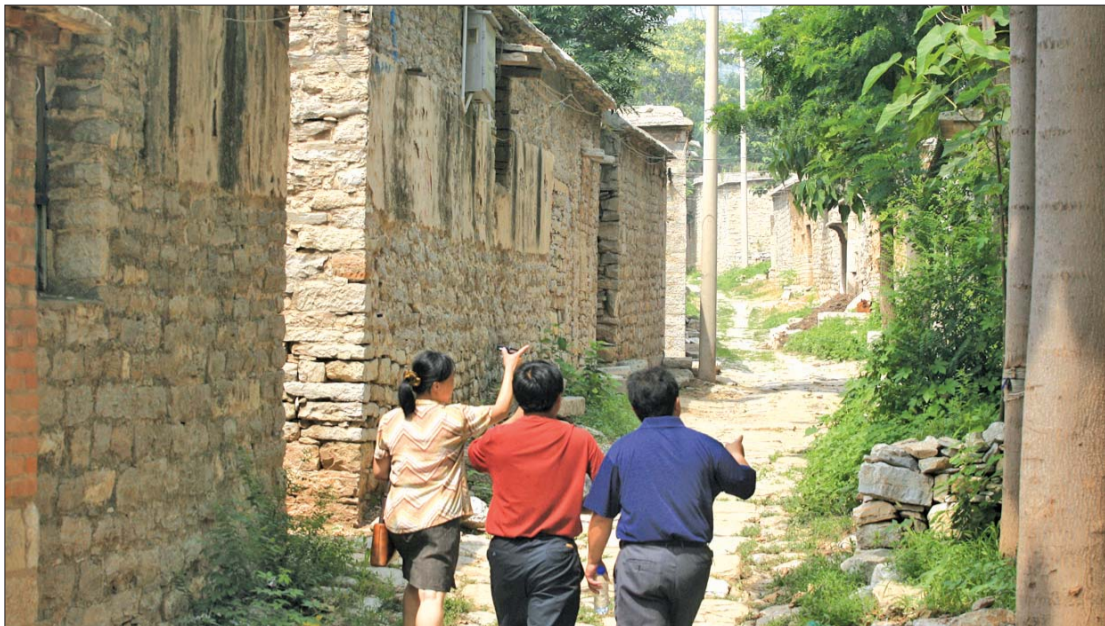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方峪,村民还住在石头村里。

【齐鲁古村落寻踪】

深山里的古村落:长清方峪村

文/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齐鲁大地历史浩荡数千年,古村落不少。今天说说济南西郊的方峪。

说到古村落,它们几乎遍布整个山东大地。但比较起来,大多是深山里的更有味道。因为交通发达地带的古村大多被轰轰烈烈的旧村改造工程改得没了老模样,倒是深山里的因为交通不便,原居民搬得越来越少,或者整个村子干脆被放弃居住,反倒保存得不错。而长清区孝里镇的方峪村就是一个原汁原味、非常值得看的深山古村。

这个村子名气比起声震海内外的章丘朱家峪差远了,甚至很多济南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来过的人更少。到方峪,游客能体会到安静、古朴的感觉,散发着百年气息的古韵,旅游质量不亚于未开发前的朱家峪。

要去方峪,从济南出发沿着220国道一直向西走,过了长清城区后到了孝里镇境内,就能看到横跨道路上方、上世纪农村大搞水利基本建设时建造的石头渡槽——东风渡槽,附近山上有残破的齐长城,嗯,路就差不多摸着方向了。在三义村附近向东南方向向走乡间小道,再问问热情的当地人,就到了。而走济荷高速更方便快速,孝里镇附近有个高速出口,下来就是220国道,也很容易找。

大山里的方峪地形就像个大葫芦,从葫芦口里进去就进村了。村口附近有块石碑,上边刻着“重修观音五圣堂”碑,上刻碑的来历:肥乡县治西北六十里……地号王峪,方世长居其间,中有观音堂,配以五圣……戊申岁大震以致此堂倾圮……方氏父子不忍坐视,遂谋于族众,各捐资财……于是兴工整理,不日而功告成……大清康熙八年。由此可见,历史上方峪属于清朝肥乡县管辖。

据老年村民和家谱等资料介绍,这个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宋代。而这个观音五圣堂一直存在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毁掉。方峪村90%的村民都姓方,其始祖是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至今已有近600年。而之前村名叫王峪,由于方氏移民建村,村名才改为方峪。

进到村里,才逐步体会到古村的味道。这里简直就是石头城:路面是石头铺的,房屋是由石头垒成,不仅仅正屋、厢房是,连大门口的拴马桩、门楼、院子铺的、房顶上盖的,全是石头!石头的功效一直扩展到石碾、石磨、石凳子、石缸、石灶台……笔者就是没见过石头碗筷,否则就可以坐下来直接开石头宴了。这景象看得初来者目瞪口呆:山上有石头不假,可要是靠山吃山到这个境界,可真是极致了。

这里的大街小巷宽的可走车,窄的只能

走人,沿山坡曲折分布,高低错落有致,古村因此别有格局之妙。街巷基本都铺着光亮的石板,许多石板被车轮压出了光亮的车辙,仿佛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大街两侧的石头房子大多数为一两百年了,三百年的也有。据说这里人修老房子基本不用动地基和主墙壁,换换房顶就行。一些几百年的老房子因为废弃,房顶塌了,但那坚实的山墙和墙垛子依旧坚实地立着,看起来就是再过几百年不倒也正常,如同山里人的脊梁一般坚硬。

据老村民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前,因为老方峪在山谷里环境比较差,石头房子不如瓦房敞亮舒服,加上那时候穷啊,外边媳妇就不愿来,导致村里光棍多。后来村民从山坡上搬下来修建了新村,老村就基本留下了。如今的古村里很少有年轻人居住,他们嫌弃老屋子黑、潮、小,都进城、进镇或者搬到新村子住了。老人们则依然喜欢老屋子:这石头屋子多棒!冬暖夏凉啊,太阳晒不透,北风刮不进。

也有个别年轻人例外。笔者进村时恰好周末,正是暑天,一个石头院子里,本村上学出去的女孩小方带着自己的济南对象回来看爷爷,顺便在山上的老屋子里避暑,这里气温要比济南低好几度。她说从小就跟着爷



这口井成于乾隆年间,井绳已经将石栏磨出道道深深痕迹。



方峪数百年老房子。

爷奶奶在这里长大,石头屋子很养人,有感情了。等将来退休了再回来住!

与村民谈起来,发现老人的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淳朴厚道,对客人热情。据说当年因为整个古村坐落在山峪里,进进出出就一个口,即便有贼偷了东西,也走不出去,因此村风极为淳朴,几乎夜不闭户。而当初老祖宗选址在此,也有容易防守的原因。毕竟历史上盗匪横行很多年,村子建在这里会安全很多。

村里有个当地人说的稀罕物之一——大石碾。一般农村的碾盘直径只有1米多,一个人就能推得动。而方峪村的大石碾直径近2米,石头滚子更是惊人,俩人推着也费劲,据说主要靠驴子拉,如今被保护在一个老石头房子里,供全村使用。如今该变成文物保护单位了吧。

村里还有个稀罕物,就是古水井。这个村南的古井口被一块大石板覆盖,上有三个井眼。井口上的石板被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没有几百年的摩擦,不磨断几百上千根麻绳,不出来这么深的井绳槽。这口井散发出浓重的历史感,简直就是一本历史教科书。

古井旁有一石碑,记载着水井的来历。仅存的半块碑石上,刻着80多个人名,表明水井是由当时的村民捐资凿成的。村里人就石碑上所记载捐献和凿井人名的辈分推算,该井是乾隆年间所立。几百年来,因为此井水深长年不枯,养育了全村人,遇到旱年,其他井都干了,上千人就得在此排队打水。因为人太多,等的时间太长,为此还修了个打水等候专用简易厕所!这个村子有意思吧?

神奇的事还有,井口北侧是一株古槐,据说比古井历史还要早200年,靠着井水滋润,几百年了还活得枝繁叶茂有滋有味。

这个原汁原味的石头村,极受摄影爱好者欢迎。据一些影友说,在这些背景前拍美女照,一般女孩都能拍出貂蝉,因为古村的衬托感强,女孩的肌肤与坚硬古老的石头对比强烈。

到方峪这种古村玩,我的看法是老村民活得都不容易,看到街上路边卖菜卖南瓜的老太太,坚决多买,不讲价,拉回家做菜熬粥都很好吃,绿色环保无污染。到了中午就在那村里吃点山野饭,也给村民创点收。山里人家替我们保存了这么好的一个古村落,大家稍微破费点,值得。

最近听说方峪附近在搞改造,笔者担心他们整治得太狠。章丘朱家峪原来就挺好,后来搞开发搞得现代气息越来越浓厚,成了著名旅游景点加影视基地,游客浩浩荡荡进村,加上现代化的展厅一建,古村的味道就渐渐淡了。

谚云:“春牛首,秋栖霞。”昔乾隆帝,驻蹕栖霞者五,颂其山水明秀,盖崇佛法无量,彰功德浩荡。今之众人,慕名争往,穿梭如鲫,止为一睹丹枫之美。岂知山以名胜,景由情生,栖霞之秀,四时山水,皆有可观哉?悲乎今之游客,实不得山水真味也!感矣!

余于途中,间撰胜景数幅,配小诗其二。并附于此:

其一《栖霞山赏枫》:时近立冬霜不至,漫山叠翠叶凋迟。独有枫香偷天酒,难掩醉容满树枝。

其二《秋游栖霞山》:古刹名山一栖霞,明秀金陵摄四方。千佛岩上留胜迹,三圣殿中现佛光。山中树木半黄绿,亭外水天一苍茫。始皇昔日临江处,缥缈般若梵音长。是为记。

【老地标】

总督官邸,花几上没有鲜花

□金翠华

托尔帕尔总督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以后我会来到这里。这座坐落于信号山南麓的青岛德国总督官邸旧址,如今是一座迎宾馆。它建造于1905年10月—1907年10月,由德国建筑师马尔克设计。因它是当年德国胶澳总督的官邸,故俗称“提督楼”。这是一座具有欧洲皇家风范的德国古堡式建筑,其造型之典雅,装饰之豪华,轮廓线条之优美,色彩之瑰丽,至今仍雄居我国单体别墅建筑之前列,作为二十世纪初建造的这种风格的房屋在欧洲大陆甚至德国也不多见。没有预约,没有通报,我买了一张票,就径直踏进了这座华贵的官邸,来到金色大厅。

《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仿佛还回荡在肃穆的空间,悠远的乐曲里旋转着妙曼的舞步。是哪双手弹奏过这架德国1876年生产的贵重的钢琴?象牙琴键不动声色地匿存了那纤指的余温。

从楼下到楼上,不论是小餐厅、金色大厅、舞厅还是居室,它给我们的感觉是雍容华贵,宁静与祥和。

然而,有谁知道,在这些古典雕花木质门中,有一扇是通向一个地下室。去过那里的人说,它不是那种污秽的地窖子,水泥涂抹的地面和墙壁很洁净,有壁灯,入口处有一段水路截断了它和外界的联系,必须划着皮筏才能进去。传说许久以前,有人曾经划着皮筏进去打扫卫生,他好像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只是看见一个老太太正给一个少女梳头,那老太太挽着髻,而少女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地面。

我怀疑那个少女是不是自己?为什么我听到这个传说会有连心的揪痛?传说中那个见到她们的人还问她们怎么在这里梳头,催她们快点离开。她们没有回答。后来就消失了。像所有的传说一样,它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带着神秘色彩,给人留下猜测的空间。是什么原因是谁把她们送到了这里?她们的家人一定四处寻找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疲惫的石子路是不是会吐露出她们被时间轧碎的呢?当年呼唤她们的人早已沉睡了,而她们美丽的灵魂却活在人们的传说里。

也许,总督先生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他的地下室也许只是用来储存财物的。也许,把她们关进地下室的是日本人,抑或是中国人。因为这座欧洲古堡式的建筑曾经是某种权力的象征,曾经是一朝朝一代代大人物出入的地方。

除了她们还关过别人吗?历史的悲剧从来不会向人们展示它的全部真实。

和地下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踞古堡顶楼的鸽子房。鸽子们可以在廊檐上信步漫游,可以凭栏远眺,可以振翅高飞越过楼前的青松翠柏,可以去高山,可以去大海,他们进出自如。没有人能够说清这些鸽子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在工作人员人员说,他们只知道接管这座官邸时鸽子就在这里翱翔。风雨莫测,世事飘摇,这座美仑美奂的建筑,曾数易其主,只有鸽子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有几个拱式窗是由粗壮的立柱围护的,和小餐厅外的立柱一样,它们厚重粗实,为这座节奏感很强的建筑增添了古堡的韵律。不要忽视了这些看似简单的立柱,它们的建筑处理手法与众不同,它们的比例和细部都蕴涵着一定的设计意图。柱与柱之间的距离以及柱体上不成规则的纹样都是经过精确计算过的,从而使它具有了独特的防御功效,在外面,不论从哪个方向都不能把枪弹射进屋里。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开枪向这所官邸射击,那些风云人物在这里平安地住过,平安地出去,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平安的日子,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只有这座建筑像一个哲人那里沉思。

人去楼不空。德国造的大落地钟从未间断过报时,清脆的钟乐每15分钟鸣奏一次,至今还响着,唱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水晶灯依旧金碧辉煌;梳妆镜依旧清澈明净;猩红的地毯上新的脚踪下面是陈年的脚印。阳光下面找不到新事,风的手指从窗隙伸进,触摸到的全是旧物。孤独的是那些做工精巧的花几,它们默默地地位立着,在门旁,在墙角,花几上没有鲜花。

花几上有过鲜花——托尔帕尔总督说。

秋游栖霞山记

【行走齐鲁】

□沈伯卿

时近立冬,岁在甲午,学校秋游,余与众师生共游栖霞山。是日也,时雨初霁,秋气爽润,游客稀少,山林清静。足可喜也!

过牌坊,入山门,见御笔题金“摄山栖霞寺”匾额悬于楣庭,门侧一联,曰:“栖霞山观自在,霞水乐长安。”循道以进,不十步,有池水焉,曰明镜湖。其水清冽,望之凄然;浮光跃金,树影斑驳。中立观音,临波照水,栩然如生。旁置檐亭,翼然水上,饰以环桥,与岸相连。

越镜湖,经月池,临古寺。殿内肃穆,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出禅殿门,有石塔迎面。峭拔古朴,兀然特立,不类他观。此则隋舍利塔也。拾级而上,为千佛岩。皆凿山为龛,造佛于内。大小参差,数量各异,神态迥然。数代延绵,蔚为大观。惜乎经世日久,

多有损蚀。昔时盛况,久不复矣!盖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皆有定数也。

缘石阶,取山道,迤迤而上。则林壑幽美,蔚然深秀。道旁秋丛,含芳吐艳;经秋之木,摇黄缀绿;偶有枫香,醉染其中。间闻泉水淙淙,而莫知其所出。

至日中,余与同行下风翔峰,至始皇临江处。雾散云开,岚岚轻笼。漫山松枫,青黄红绿,杂然纷呈,灿若锦绣。临轩四顾,卧龙伏虎,尽收眼底,凌然亭轩,掩映其间。凭栏北眺,江天一色,尺寸千里,中流百舸,依稀可辨。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江阔天空。精骛八极,悠然神通;目骋千里,陶然忘怀。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山水之乐,非在风光之旖旎,物类之瑰丽,在心合神遇也。